

■ 岁月如歌

姐妹花开红艳艳

○王珍

红红火火两朵花,一朵叫张抗抗,是姐姐;一朵叫张婴音,是妹妹。

若不是4月22日“世界读书日”前一天,杭州宝石山上纯真年代书吧的那场主题读书会,我还不知道这对文坛姐妹,首次联袂推出了作品合集《姐妹》。她们的父亲张白怀,在他96岁高龄时,还动真格地舞文弄墨,亲手挥笔,为他的一双宝贝女儿写新书序言。他老人家谦虚地称自己和妻子(朱为先)为衬托红花的绿叶(他们曾经合著过一本厚厚的《双叶集》),却不无骄傲地把女儿叫做花朵,他曾经在私下里给这本《姐妹》取了一个小名,叫《双花集》。

我没有像别的朋友们那样去恭贺,而是开口责怪:怎么可以一点信息都没有,就这样,“吡”地一声,又一本力作出世了?

对我这种套路,好朋友婴

音早就习以为常,只能老实坦白:“我本来以为出一本书,到时候送送朋友就可以了,所以也没张扬。其实我不想动静弄得这么大,但为了出版社推书也只能豁出去了!”

婴音就是这么一个人,永远善解人意为人着想。

1969年,19岁的张抗抗作为一名知识青年,告别了父母和妹妹,告别了美丽的西子湖,去了北方。那一年婴音12岁。但她并没有小小少女刁蛮公主般的岁月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小婴音很早就开始操心,怎样才能给在牛棚改造的妈妈做点好吃的送去增加营养。到了父母年迈体弱的时段,照顾父母自然成为婴音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。妈妈走后,她一如既往,担当着照顾着爸爸的重任。而她自己的工作、家庭、写作照样都不耽误,还时常给孩子们做讲座,

参加各种社会活动。

不管多忙多累多烦,婴音总是打扮得明媚鲜艳,笑得灿灿烂烂,歌声嘹亮,充满活力。朋友们有点什么事求助于她,能做的,她一刻都不耽误立马去做了;做不到的,她也会像自己的事那样,各种想方设法去解决。

我有时要替婴音委屈的,你承担了太多,姐姐毕竟长年在

到她家住了一段时间,让老爸开心得不得了。过年回家和父母团聚,这是从来不变的家庭仪式。总之,姐姐是一呼就应,时时在线的姐姐,从来就没有缺席过。

而抗抗只要说到妹妹,那种感恩和珍惜溢满于言辞间。估计不少朋友都听到过她说的:“你们不知道,有一个妹妹的人生是何等的幸福!”她是把妹妹当作家中的天使,没有了妹妹这双天使的翅膀助力,她也不可能在文学的天堂飞得如此轻灵无忧。

抗抗很真情地说:“如今女人喜欢说闺蜜,我想来想去我的第一闺蜜只能是我的妹妹婴音了。更何况,我的妹妹一向好人缘,她的很多朋友都成了我的好朋友。”

我听抗抗说话的机会不是太多,她对妹妹的珍爱,大多也是从她对妹妹朋友的态度中感受到的。只要是婴音

■ 思绪点滴

风味独特一杯羹

○朱国良

在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中,羹是诱人馋人、极其鲜美的一味。而在林林总总、样样式式的汤汤水水里面,则弥漫着季节风云和人情世故的杂烩味道。

古人谓“大象无形,大羹无味”,那是关乎伟人、圣人、哲人的事儿,显得庄重和玄妙,不是凡人们可以理喻想通的,一般老百姓也并不关心。而就是那些不凡之人,往往要为一杯羹羹给后人留下一些故事。战国时赵王为杀代王,请代王来品羹喝酒,席间品羹时,赵王竟以盛羹之勺击杀代王。因秋风乍起,张翰思及家乡的“莼羹鲈鲙”,竟起辞官归隐之念。张翰毅然决然宁要羹羹,不要做高官。当然,张翰的“莼鲈之思”也是托词,是对时局混乱有先见之明!

古人往往是很看重一杯羹的。下厨做羹,是礼节和情谊的表白。苏东坡在“最难风雨故人来”的雨夜,与文友王元直饮酒,兴酣之时,他亲自下厨作虾羹。入厨做羹,也是手艺和孝敬的表示。“三日入厨下,洗手作羹汤。未谙姑食性,先遣小姑尝”,唐代诗人王建个新嫁娘为婆婆做羹的行为动作表现得惟妙惟肖。杭州名菜“宋嫂鱼羹”,在吃货中名气甚大。据传宋嫂原是北宋汴京人(今河南开封),以擅长制作鱼羹而闻名汴京。至南宋时,宋嫂举家南迁,在西湖苏堤下继续卖鱼羹,以维持生计。一日,宋高宗乘船游西湖,船泊苏堤下,听见有人以汴京口音叫卖,就差人前去探个究竟。老太监认出这人竟是当年在故乡卖鱼羹的人。宋高宗一听,油然升起他乡遇故知的情怀,于是召宋嫂上船晋见。宋高宗一面享用鱼羹,一面与宋嫂聊起家乡事,诸多前尘旧事涌上心头。宋高宗对鱼羹更是颇多赞誉,特别赏赐纹银百两给宋嫂。这事一传开,“宋嫂鱼羹”就此成为一道江南名菜。

在封建社会里,人们是很看重一杯羹的。一杯羹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,一段历史的演绎,一场战争的胜败。在“春秋无义战”的一场场战争中,中山国的灭亡就有这样的起因:中山国君宴请大夫,因羊羹太少,不能人人遍食。大夫司马期因没吃到羹而怀恨在心,一怒之下投奔楚国,并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楚国征伐中山,导致中山亡国。

类似的事例启悟人们:分不到羹,气度不妨大一些,为一点口腹之欲而投敌叛国,岂不成了不义之人;而人们有所时争,也并非真是一杯羹,只是想获得他人尊重罢了。

■ 凡人凡事

悠悠岁月如歌吟

○顾金生

原省委党史办副主任章健来电,说了两件事:一是良渚的樱桃又熟了,让我有空到他家公寓山上采摘樱桃;二是他的传记《岁月如歌——我的人生轨迹》基本完稿,邀我写个《序》。前者容易,约上几位好友,来一次“说走就走的短途游”。后者倒是难了,要知道为他写序的前两位,一位是厅长,另一位是杭外校长,我算啥?

但恭敬不如从命,写就写吧。

章健是我在杭钢宣传部工作时的老领导,在我的心目中,他是个淡定寡言却实干创新的人。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:一是他积极倡导企业文化,建议出版文学内刊《铁流》杂志,让杭钢广大文学爱好者有了共享平台;二是他在全国的钢铁企业中首开先河,组织编纂《杭钢志》,让“钢铁巨人”从此有了可登大雅之堂的珍贵“档案”。外界向来认为,手握炼钎的工人满脸黝黑,只懂炼钢,没想到竟也文人荟萃、书墨飘香。在章健的努力下,企业文化“软实力”的璀璨花卉与飞溅的钢花在十里山城并蒂绽放,遥相辉映。但章健的默默付出和诸多担当,却是鲜为人知的。

章健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位典型的“暖男”,他谦虚随和、正直憨厚,不管对上级还是下属,都是礼节在先、笑容可掬。与你交流时,他总是带着商量的口吻娓娓道来,当你无助时,他总会以兄长和朋友的身份提供无私援助……杭钢厂大业大,人才济济,不少人因爱好和梦想要求调动到常难如愿,他就想方设法开出“绿色通道”。他的观点是:让有特长的人到专业单位发展,这是人尽其才,既是企业的光荣,也是杭钢人的光荣。在他的帮助下,不少普通职工走向政府、机关、文艺团体、新闻单位,且大多有所建树。

书生气横溢的章健魁梧威猛、健硕有力,脚步砸地铿锵有声。从浙南雁荡山出来的他,吃苦耐劳磨砺出结实的肩肌和肱二头肌,两盆满水,双手平端、疾步如飞,让大多男人心生艳



■ 触景生情

橘子花开

○陶嘉伊

庚子年,暮春,浙西。四月,草长莺飞,春风十里,人间芳菲。

花海交叠,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,争相斗艳;春绿油油,翠绿、嫩绿、碧绿、墨绿,竞相媲美。

游走在烂柯山间,或站立于荆溪落英缤纷的田间,赏心悦目地探望着暮春最后的那一抹春红。

深呼吸,再呼吸,把季节的气息融入每根毛细血管,传导至每个神经末梢。

走进一片橘林,眼前的画面,弥漫着新泥和淡淡清

香的气息,熟悉,再熟悉不过了。

你,看上去很美。生长于朴实自然的山丘或田间,不高贵典雅,不娇生惯养。树枝上,繁星点点的那些洁白的花骨朵儿,就像一串风铃似的挂在枝条上;春风拂过,满树的绿和白都摇曳起来,发出轻幽的“花之声”,传递甜蜜的“花之语”。

你,笑起来真好看。看那盛开的花儿,朵朵五瓣,若一只小手,呵护着中间团团簇簇的金黄花蕊,任由那些可爱的小精灵肆意绽放。橘

花虽无百合那么幽雅,无梨花梨花那么热烈,但掩映于绿叶间,似露还藏,不张扬,不喧哗。而那特殊的清香,满怀羞涩,沁人心脾,尤其是让那些远离故土游子,多了一份情长的牵念。

是的,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就在这个庚子之春,面对疫情,“我去,我是医生!”“我去,我是共产党员!”……

橘子花开日,英雄归来时。今天,故土的橘子花为你绽放,家乡的人们以你为荣。你,是人间的四月天。

■ 行走随笔

古道春色

○陈新森

春风殷勤,万物在草尖上舞蹈,山野再一次繁盛丰腴。连接磐(安)新(昌)两地的璜铤岭古道,在明亮的黄鹂声中,草青草长,溪泉喧哗,泥土和高空,舒展得澄明高远。

一棵老松挺立道旁,树皮龟裂,大片剥落,轻轻一触,便粉屑飞扬。树根部虫孔密密麻麻,弥漫的蛀粉已腐化成泥,草籽很快占领地盘。一阵酥雨,便冒出点点鹅黄,羞涩消隐,探头探脑地恣肆勃发。仰头,张望,枯枝像一幅写意画,落在苍穹下,直、斜、曲、横,穿插有致,落笔挥洒自如,纵横驰骋。这古松坚守古道旁已有200多年。

掩身于崇山峻岭之间,逐渐被冷落甚至遗忘的千年古道,每一寸块石垒成的路面都渗透着泪水和汗渍。在若隐若现的时光岁月里,磐安前山、后张一带乡民,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山道上上下下、来来回回,把大山里的药材、茶叶、毛竹等物产,肩挑背驮到新昌镜岭、城关去交易,又把油盐、布匹、家什等扛回村子。5公里或陡或缓的石板路,承载着多少乡民的喜乐悲欢,连接着多少人家的生计希望。

古道两旁,松枫间隔,苍虬翳蔽,阳光在密林浓荫间飘落,有一些细碎的,飘到我们身上。谁能想象,如今花草葱茏、林木森森的璜铤岭,原先却是荒山秃岭,一片萧条,这满岭树木乃是一个叫黄香妹的村妇所植。

相传,黄香妹是新昌人,嫁到后张潘家,其夫家贫无艺,平时只能靠丈夫到新昌挑盐贩卖过日子,经常往返璜铤岭。有一年三伏天,骄阳当头,酷暑如蒸,盐挑到半山腰时,因为缺水无粮,饥渴交加,香妹丈夫中暑身亡。悲痛万

分的黄香妹,料理完后事,作出一个惊人决定:凭一己之力,将璜铤岭山道两旁全种上树。失夫之痛,化作造福之举。年复一年,植树不止,那条长长的绿化带不断向外面世界延伸。

同行的后张村主任潘亚军已有30多年没走这古道,“公路修通,古道就荒废冷落了”,但这段传说记忆深刻,“岭上古松,我们都叫寡妇松,就是为纪念黄香妹的功德。”望见一棵棵古树,不禁会想到那遥远的春天,先人顶烈日冒风雨在山崖石缝间挥锄植树的身影。

岭中半山处有个小村落,村口褐色巨石上刻着鲜红的“双株树村”,屋前有桂花,路沿有梨树,后山有苦槠、桃树,还有一些紫荆、杜鹃、扁柏之类的杂木,岂止双株!村子落于峡谷平坦处,经过世代繁衍,形成了现在的双株树村。村中重建的伽蓝殿、大雄宝殿,黄墙红瓦,马头墙,屋脊各镶着双龙戏珠,庙宇不大,却很显眼。我在廊道上发现两块老旧石碑,碑面磨损严重。一块是《植木碑记》,立碑人为山主潘伯举、潘百家,普润寺僧慧占,立碑时间为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十月。而另一块断成三截的石碑为《接引茶亭碑记》,记录了古道茶亭的建造始末及捐地捐银之族人,立碑于乾隆四十四年(1779年)。

有了树的守护,再加上接引茶亭的修建,让这条处于“往来杂沓之要区,峦高峻岭,步履维艰”的崎岖山道,有了停靠、歇息之地,“于暮鼓晨钟近的地方有阴影,可能是肿瘤。当时,我们一家人都很难过。兄弟姐妹正商量选择哪家医院给父亲治疗时,平时很少表达意见的父亲说,他想去上海治疗。于是,我们立马决定带父亲去上海治疗。父亲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,他的这点愿望我们必须满足。

我们先把片子发给在上海的妹夫,让他先联系医院,第三天我就随父亲去了上海。在上海肿瘤医院重新给父亲做了CT,医生说肿瘤有

■ 真情时分

父亲的主见

○余喜华

父亲一辈子拾掇土地,与土地一样,沉默少言。但不善言辞的父亲,有自己的主见。

周末回了趟老家,父亲告诉我,原来同道地(天井)的一位邻居去世了。还没等我发问,父亲就说起了邻居去世的详情。

原来这位邻居查出在肺部边上有一个良性囊肿,在我们当地一家医院动了微创手术,我们俗称“打洞”。结果,手术时出了意外,邻居不能再自主呼吸了,竟至不治,于日前去世。我听了不禁唏嘘,邻居年纪刚60出头,平日身体强壮,竟这样说就没

父亲也为邻居感到惋惜。父亲说,邻居这病,如果

20厘米大,恶性的概率很高,这让我们的心情很低落。手术那天,我们等在外面,心一直捏在手里。两个小时后,里面传来消息,父亲是良性囊肿,我们全家的忧愁一扫而光。

7天后,父亲出院了。父亲至今身体健康,每日下地劳作,从不间断。对比邻居今日的遭遇,我们为父亲当年的主见感到欣慰。

父亲类似果断的主见还有一次,那是他生放手术的前两年。那年国庆后,我们当地一家建筑施工队在上海承包的工程,因招工难便在我们当地招农民工,年龄放宽到60岁以外,父亲也赶去报了名。我听到这个消息,急忙回到老

家劝阻父亲。

那年父亲已经60多岁了,我们兄妹几人也成家多年,经济上虽说不上富有,但也足以让父母安享晚年。如果父亲继续耕种自家一亩三分地,动动筋骨的事我们不反对,但去上海的建筑工地干活,劳动强度那么大,即使父亲吃得消,但在咱们村里人看来,还以为是子女不赡养老人呢。这可使不得!

对于我们的反对,父亲说出了他的主见。父亲说,他这次之所以要去上海打工,不是为了挣多少钱,而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。年轻时,他就一直想出去打工,因为不愿放弃家里的田地,更

不想让母亲一个人在家照顾我们,所以就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想法。现在家里没有什么牵挂了,他要借这次机会去上海见见世面,并体会一下外出打工的滋味。

听了父亲这番话,我找不出反对的理由了。

父亲到上海工地干活到过年,妹妹把母亲也接去上海,他们在妹妹上海的家过了一个春节。过年后,父亲继续在上海干了半年左右就不再干了。

父亲终于完成积压心底多年的愿望,见识了大上海的热闹与繁华,也算是为大上海建设做了点贡献。这一段美好的记忆,从此也刻在父亲苍老的年轮里。